

简牍与 古代史研究

Jiandu Yu
Gudaishi Yanjiu

吴荣曾 汪桂海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简牍与 古代史研究

吴荣曾 汪桂海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牍与古代史研究/吴荣曾,汪桂海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
(未名中国史丛刊)

ISBN 978-7-301-19669-4

I. ①简… II. ①吴… ②汪… III. ①简(考古)-中国-秦汉时代-文集
②中国历史-秦汉时代-文集 IV. ①K877.54-53②K23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2773 号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战国秦汉简牍所见社会制度综合研究”(批准号 08JJD770101)的阶段成果。

书 名: 简牍与古代史研究

著作责任者: 吴荣曾 汪桂海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669-4/K · 081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5.25 印张 20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唐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1年7月

未名中国史丛刊

(第三种)

丛刊编委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 主 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 (北京大学历史系)

目 录

1. 新蔡葛陵楚简所见的祖先系统 曹菁菁/1
2. 里耶秦简中和酒有关的记录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4
3. 隶臣妾制度探讨 吴荣曾/21
4. 汉代的减罪与赎罪 邬文玲/33
5. 略论秦汉时期的工匠 于振波/46
6. 《奏谏书》与汉代奏谏制度 蔡万进/62
7. 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时期的刍稿税 杨振红/87
8. 汉简中所见“合檄”试探 邬文玲/103
9. 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 马 怡/128
10. 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 汪桂海/145
11. 汉代的贡纳制度 汪桂海/157
12. 睡虎地 77 号汉墓出土的伍子胥故事残简 刘乐贤/190
13. 中国简牍的类别及使用年代——兼与韩国木简比较 刘乐贤/195
14. 长沙走马楼竹简所见库资管理问题探讨 沈 刚/214
- 附 录：湖南郴州晋简释文/230
- 后 记 /237

新蔡葛陵楚简所见的祖先系统

曹菁菁

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和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相继出土了战国时代楚人的卜筮祭祷简。除了天星观的资料一直没有发布,《包山楚简》^①和《望山楚简》^②相继发表,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考古文字资料主要是楚国大夫级贵族占卜祭祀的记录,这为我们复原楚人占卜、祭祀的实况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经过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在楚人占卜祭祀制度上已经有了不少新认识。1994年河南新蔡平夜君墓中也出土了卜筮祭祷简。^③平夜君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封君,有关他的占卜资料不但可以检验以前对楚人占卜祭祀制度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等级的楚国贵族在占卜祭祀制度上有什么异同。本文拟在望山、包山卜筮祭祷简研究的基础上说明平夜君墓出土简册中关于楚人祖先系统的几个问题。

①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本文包山简文均引自此书。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本文望山简文均引自此书。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本文新蔡简文均引自此书。

一、楚 先

“楚先”这个词罕见于文献,其意义即指楚国的远祖。《史记·楚世家》楚武王说“吾先鬻熊”,说法与楚简类似。在包山简中有“楚先”后列出先祖名号的记录,如下:

1. 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牂,思攻解于不辜。(《包山》:217)

2. 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牂。(《包山》:237)

望山简也有相似的记录:

3. ……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牂……(《望山》一·120 + 《望山》一·121)(该简文三位祖先名字前有“先”字,根据包山简这里可以补出“先”字前的缺字“楚”。)

4. ……[楚]先老童、[祝]融各一牂……(《望山》一·122 + 《望山》一·123)

新蔡葛陵楚简中也有关于“楚先”的记载,一种类似于包山楚简,先以“楚先”领文,然后在其后列出先祖的名号:

5. ……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牂。……(《新蔡》甲三:188、197)

6. ……就祷楚先老童、祝[融]……(《新蔡》甲三:268)

一种是不列出先祖名号,只提到“楚先”的:

7. ……甲戌闕乙亥祷楚先与五山……(《新蔡》甲三:134、108)

8. ……于楚先与五山……(《新蔡》零:99)

还有一种则是直称“三楚先”，似乎是一个固定的祖先祭祀单位。

9. ……就祷三楚先屯一牂……(《新蔡》甲三:214)

10. ……就祷三楚先屯一牂……(《新蔡》乙一:17)

11. ……举祷三楚先各一牂……(《新蔡》乙三:41)

上述的简文 1、2、3、5 说明,老童、祝融、鬻熊三位楚国先祖常作为一个组合接受祭祀^①,而简文 4 则说明个别时候老童、祝融同被祭祀,鬻熊可以不出现。从新蔡楚简来看,“楚先”和“三楚先”的概念是应当区分的。结合包山简分析,“三楚先”应当就是简文 1、2 中“楚先老童、祝融、鬻熊”中这三位先祖的组合。标明“三楚先”之后,由于大家都知道,所以不必再具体列出三位先祖的名号;当具体列出这三位先祖名号的时候,“楚先”前面自然也就不必再标明数字“三”了。就像殷墟卜辞中有“二示”、“三示”、“十示”、“廿示”等,当时的人都知道具体指谁,所以常常就不再标明或不全部标明所指的先祖名号了。^②至于简文 7、8 中的“楚先”,前面既无数字,后面也不列出具体的名号,所以不清楚到底包括哪些先祖。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对数任先祖的统称,范围比较大,包括“三楚先”,也包括“三楚先”之外的其他祖先。

老童、祝融、鬻熊三位祖先在楚国历史上当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正好印证竹简中的记载。祝融文献中多见,在楚人历史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此不赘述。但鬻熊的事迹见于文献的不多,《史记·楚世家》云:“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从这段记载来看,楚人的世系曾经断裂过一段时期,而鬻熊是周初以来楚人世系的开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又,《汉书·艺文志》有《鬻子》一书,班注:“名熊,

① 楚简中这三位祖先的名号经过多位学者考证,确定为老童、祝融、鬻熊。具体的考证参看李学勤《包山简一楚先祖名》,载《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 329—332 页。李家浩《包山竹简所记楚先祖名及其相关的问题》,《文史》第 42 辑,中华书局,1997;黄德宽《新蔡葛陵楚简所见“穴熊”及相关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2004,杭州。

②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第 400—401 页。

4 简牍与古代史研究

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这本书当然是后人的伪托,但是这也说明在先秦时期,鬻熊在古人心中有着不一般的地位。他很有可能是楚民族意识萌发之初的领导者,是楚民族自我认同历史中的重要人物。

至于老童,文献对他的事迹几乎没有记载。《史记》所记世系是颛顼(高阳)、称、卷章、重黎(祝融)。《世本》则云“老童生重黎”。虽然屈原在《楚辞》中祖述高阳,但是已知的楚国祭祷简中却不见颛顼或高阳的记录。如果颛顼为楚人的始祖,为什么在祭祀中没有他的痕迹呢?颛顼是不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又一个例子?出土材料对传世文献所记录的楚人世系提出了新的问题。现在从楚简的记载来看,老童在楚人所追述的楚先祖中是第一位。可见,老童在楚人心目中是颇有地位的祖先,几乎相当于始祖的地位。

另外,在新蔡楚简中,楚国的另一名先祖穴熊也常在受祭之列:

12. ……[老]童、祝融、穴熊□屯一……(《新蔡》甲三:35)

13. ……[祝]融、穴[熊]、郢(昭)王、献[惠王]……(《新蔡》甲三:83)

14. ……有祟见于司命、老童、祝融、穴熊,癸酉之日举祷……(《新蔡》乙一:22)

15. ……祝融、穴熊各一牂……(《新蔡》乙一:24)

16. ……[祝]融、穴熊,就祷北……(《新蔡》零:254、162)

17. ……[祝]融、穴熊各……(《新蔡》零:288)

18. ……[祝]融、穴熊、郢(昭)[王]……(《新蔡》零:560、522、554)

这几条简文中,穴熊常与祝融同受祭,又与老童、祝融同见于一条简文中。有些学者就此认为“三楚先”是老童、祝融、穴熊。^①由于“三楚先”只能有

^① 刘信芳:《楚简“三楚先”、“楚先”、“荆王”以及相关祀礼》,《文史》2005年第4辑。董珊《新蔡楚简所见的“颛顼”和“睢漳”》,简帛研究网站 2003/12/7。

一组,还有学者认为鬻熊和穴熊是一个人。^①但是这些结论很难成立。上述简文都十分残缺,除了简文 12、14 中穴熊与老童、祝融并现之外,其他简文中穴熊都只与祝融同现。而且,简文 12 和 14 都没有在“老童、祝融、穴熊”三者之前以“楚先”领文。简文 14 中,三人更是与“司命”这一无血缘联系的外神共同受祭。因此,上述这些材料不能证明穴熊属于“三楚先”这一组合。至于认为鬻熊和穴熊是一人的观点,则更不可靠。因为传世文献中两者在楚世系中各有位置,而在楚简中,“穴”字和“鬻”字的写法不同,很难相通。^②

从现有的楚简来看,第一,凡是前面标明“楚先”的,后面出现的先祖名都是“老童、祝融、鬻熊”这样的组合(望山有一例无鬻熊);而凡是出现“老童、祝融、穴熊”这样组合的简文,前面都没有“楚先”两字。第二,“祝融、穴熊”的组合可以和昭王以下的先王合祭(简文 13、18),而“三楚先”或“楚先老童、祝融、鬻熊”这样的组合并没有与其他先王合祭的现象。第三,“老童、祝融、穴熊”的组合前面还曾出现司命(简文 14),而“三楚先”和“楚先老童、祝融、鬻熊”这样的组合前面从不出现其他神灵。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穴熊不属于“三楚先”系统。我们认为,穴熊也是接受祭祀的先祖之一,但是“三楚先”这一个固定的受祭单位应该是:老童、祝融、鬻熊。

二、荆 王

先秦文献中“荆王”一般指楚王。新蔡葛陵楚简有“荆王”受祭的记载:

1. ……□𦣻𦣻禱于𦣻(荆)王,以𦣻(逾)训至文王,以𦣻……(《新蔡》甲三:5)

2. ……以(兆卜)玉,荆王就禱荆牢,(兆卜),文王以家,就禱大牢,

① 贾连敏:《新蔡竹简中的楚先祖名》,《华学》第7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黄德宽:《新蔡葛陵简所见“穴熊”及相关问题》,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四次年会论文,2004,杭州。魏宜辉、周言:《再谈新蔡楚简中的“穴熊”》,简帛研究网站 2004/11/8。

② 宋华强:《〈离骚〉“三后”即新蔡楚简“三楚先”说——兼论穴熊不属于“三楚先”》,简帛研究网站 2005/3/4。

(兆卜)……(《新蔡》乙四:96)

3. ……荆王、文王以逾至文君□□……(《新蔡》零:301、150)

其实,包山楚简中就有对“荆王”的祭祀:

……举祷荆王,自會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包山》:246)

包山简中释为“绎”的字后来经过学者的研究认为应当改释“鹿”,读作“丽”。^①这个观点还是有说服力的。包山简中“荆王”之后所列祖先的起止就是从熊丽到楚武王。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从熊丽到楚武王一共有19位君主。在祭祷中,牺牲是五头牛和五只猪,依照每一位君主通常接受一整个或者多个牺牲的情况来看,这些牺牲显然不够分给每一位君主。只有把这19位君主作为一个受祭单位才合理。

《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所引《地理志》云:“南郡江陵县,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史记》云:“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又云:“子文王熊贲立,始都郢。”《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封)^②此睢山之间,越王繄豷,出自有遽,始邦于越;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而《左传·昭公十二年》和《楚世家》又云:“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芰露蓝蒨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对于鬻熊至熊绎的活动中心的说法,古书中有丹阳、睢山、荆山三个名称。实际上,睢山、荆山是同地而异名。

《水经·沮水注》云:“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

① 何琳仪《包山楚简选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学人》第5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汤余惠《包山楚简读后记》,《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不过此文虽释为“鹿”,却认为读为“绎”。

② 毕沅注:讨字当作封。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八经》载：“荆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东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

显然，“荆山”是雎水的发源地，因雎水而又名“雎山”。《楚世家》说周成王封熊绎，居丹阳，又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则丹阳当在荆山附近。关于周初楚都丹阳的地望有多种说法，其中“枝江说”和“丹淅之说”比较有影响。1979年，俞伟超先生通过实地调查与研究，认为“枝江说”成立的可能性最大。^①而新蔡出土的竹简中有这样一条：

……昔我先出自邠道，宅兹汭（沮、雎）、章（漳），以迭（徙）迁处……（甲三 11、甲三 24）

金文中经常有“宅××”或者“宅兹××”的说法，“宅”字下所接地点，都是讲都邑之所在范围。此简中“宅兹雎漳”是追述自己先人的都城在雎水（沮水）、漳水一带，正好印证了俞先生的说法，也说明了丹阳当在两水流域的范围之内，很有可能是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今当阳县至枝江一带。

陈伟认为，由于从熊丽开始直到楚文王迁都，楚国的都城都在丹阳或者荆山地区，所以，这一时期的楚君被称为“荆王”。^②这个观点是很对的，新蔡竹简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观点。在上述简文 1 和简文 3 中，“文王”与“荆王”并列出现在同一祭祀中，说明“荆王”这个概念不包括楚文王。而简文 3 中“荆王”后面所跟的祭祀单位是“文王以逾至文君”，文君指的是第一任平夜君。这明显说明，荆王是一个祭祀单位，而文王以后的诸位君王是另外的祭祀单位了。《史记》认为，文王迁都至郢。《世本》却说“武王徙郢”。迁都是一项重大的事件，常常不是一朝一代所能完成的，因而史书上的记载有些出入。但是从简文来看，楚人有清醒的认识，认为文王不在“荆王”之列。

① 有关丹阳的讨论可以参看：《楚文化的渊源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第 239 页；《关于当前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问题》，第 244—250 页；《寻找楚文化渊源的新线索》，第 254—261 页；《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楚文化考古大事记〉序》，第 264—265 页。

② 陈伟：《湖北荆门包山卜筮楚简所见神祇系统与享祭制度》，《考古》1999 年第 4 期。

所以至少在楚人心中,郢都的纪元是从武王之子文王时开始的。《史记》的记载更符合当时人的认知。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荆王”构成了楚人的先公,文王以后的历代君王构成了楚人的先王。先公和先王在祭祀上有所差别。^① 这个问题还值得再探讨。

三、祖考妣及父辈先人

新蔡简中所记受祭的先人有昭王、惠王、文君、文夫人、子西君、盛武君、令尹之子、王孙屠,《新蔡》整理者说:

文君,简文又称“坪夜文君”或“坪夜文君子良”,即曾侯乙墓竹简中的“坪夜君”,包山楚简中的“文坪夜君子良”。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为昭王之子,惠王之弟,应是始封的坪夜君。因他是平夜君成的直系先祖,所以文君、文夫人受祭次数最多。

王孙屠又称王孙戾,屠、戾通假。与望山楚简中的王孙臬又称王孙桌(引按:当作“王孙巢”,下同)相似。……这些受祭的先祖,身份较为明确。平夜文君子良为王子,王孙屠可能为子良之长子而继封平舆的一代平舆君。尚若(引按:当作“倘若”)平夜君成的先祖中没有缺环,王孙屠可能就是墓主平夜君成的父亲。……楚平夜封君的序列应为坪夜文君子良、王孙屠、坪夜君成。

整理者认为文君即曾侯乙墓和包山楚简中的“平夜君”是正确的,学者于此多有讨论,基本上可以确定了。^② 但是王孙屠和王孙戾是否是同一人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而且整理者认为王孙屠是墓主平夜君成的父亲缺乏说服力。整理者很可能根据其称呼为王孙而推断他是昭王的孙子,平夜君子

① 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学人》第5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陈伟:《湖北荆门包山卜筮楚简所见神祇系统与享祭制度》,《考古》1999年第4期。

② 何浩:《文坪夜君的身份与昭氏的世系》,《江汉考古》1992年3期。吴郁芳:《包山二号墓墓主昭佗家谱考》,《江汉论坛》1992年第11期。

良的长子。这个推断缺乏有力的证据。

从包山简的祭祀情况来看,父辈直系祖先通常一再连续出现于记录中:

赛祷昭王特牛,馈之;赛祷文平夜君子良、郢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家各特豢,馈之。(《包山》:214)

壘祷昭王特牛,馈之;壘祷文平夜君子良、郢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家各特豢,馈之。(《包山》:240+241)

然而王孙屠则从未与昭王、文君这两位直系祖考并列出现过。新蔡简中,一再与文君并列出现的是:

1. ……□疒(病)以其古(故)敝(说)之文君、文夫人,归……(《新蔡》甲三:176)

2. 择日于八月?祭竟坪(平)王,以逾至文君。占之:吉。既敝(除)之……(《新蔡》甲三:201)

3. ……户、门。又(有)祝(崇)见于郢(昭)王、惠王、文君、文夫人、子西君。敷(就)祷……(《新蔡》甲三:213)

4. ……敝(崇)见于郢(昭)王、文君、文夫人、子西君。是……(《新蔡》乙一:6)

因此,墓主平夜君成的父亲应该在以上先人的范围之内,而平夜君子良的可能性显然最大。宋华强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平夜君子良是墓主的父亲。首先,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楚国卜筮祷祠简中,某位先人出现的次数总是和他(她)的身份的重要性成正比。一般祖父和父亲的地位最重要。包山简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墓主昭佗的祖父司马子音和父亲蔡公子家,分别是9次和8次。在新蔡简卜筮祷祠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先人就是昭王和文君,都是大约20次,所以可以推断昭王和文君就是墓主平夜君成的祖父和父亲。其次,包山简中单独出现的女性先人只有昭佗的母亲,有5次。而在新蔡简中,单独出现的女性先人只有文夫人,大约10次。显然文夫人就是平夜君成的母亲,文君则是其父亲。最后从年代上进行推算,文君是平夜君成

父亲的可能也是成立的。^①

平夜君成是楚国的封君，其祖考世系当如下：

昭王——平夜君子良——平夜君成

四、祭祀中的世系宗法

关于楚人对先人的祭祀，陈伟认为，新蔡楚简中，除去文王等被集体祭祀的先王之外，反复被祭祀的有平王、昭王、惠王、简王、声王、平夜文君与子西七人；包山简中一再出现的是昭王、文平夜君子良、郢公子春、司马子音、蔡公子家五人，望山简中则一再出现简王、声王、悼王、先君东邸公、王孙臬五人。因而得出结论：“战国时楚人封君一级祭祀七代先人，大夫一级祭祀五代先人。”^②初看陈先生的论点很正确，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根据现下学者的讨论，包山、望山简中被高频祭祀的五位先人一般被认为是墓主的直系父辈先人。但是新蔡简则不然，高频出现的七位先人中，只有平王、昭王、平夜文君三人才是墓主的直系先人。此外，子西是昭王的兄弟，惠王是平夜文君的兄弟，简王、声王在辈分上则是墓主的堂兄弟与侄子。如果受祭对象中的叔伯辈兄弟也算先人的话，那么包山、望山简中受祭的先人就不止五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封君可以祭祀七代先人。其实，受祭对象出现次数的多少，不仅仅因为其是否重要，有时候也因出土材料的多少或当年所葬祭祷记录的多少而各有差异。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具体分析这些先人在祭祀中出现的情况来总结楚人的祭祀制度。

1. 析(祈)福于郢(昭)王、献惠王、东大王……(《新蔡》甲一:21)

2. ……举祷备(佩)玉各弊璜，册告自吝(文)王以稟(就)圣超王，各束綰(锦)珈(加)璧。(《新蔡》甲三:137)

^① 宋华强《试论平夜君成即平夜文君之子》，武大简帛网 2006/5/17。

^② 陈伟《新蔡楚简零释》，《华学》第六辑。